

## 征稿启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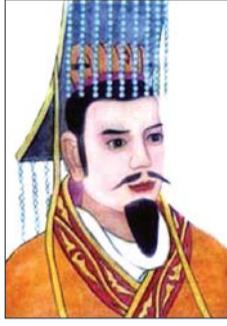
为了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,《今日章丘》特开辟《绣江亭》专版。《绣江亭》主要包括“我拍我秀”、“章丘地理”和“名人轶事”等栏目。其中,“我拍我秀”主要是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,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风景、人物,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或感人的场景;“章丘地理”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、古镇村落、山川河流,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;“名人轶事”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。另外,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、诗歌等发给我们,我们将择优刊登。投稿邮箱:qlwbjrzq@163.com。

## ○绣江轶事

## 西汉王氏两皇后的悲剧

翟伯成

西汉末年,山东东平陵(今章丘市龙山街道办事处)出了两个皇后,这就是汉孝元王皇后和汉孝平王皇后。



汉元帝刘奭

## 王莽的姑母:汉孝元皇后王政君

孝元王皇后王政君是王莽的姑母。汉初,从田安的孙子王遂起(齐人因田氏世代为王,便称其后人为“王家”,从而以“王”为姓),王家发展成为有名的强宗望族。王遂的儿子王贺在汉武帝时为绣衣御史;王贺的儿子王禁(王莽的祖父)先后任廷尉史、阳平侯;王禁的次女就是王政君。宣帝五凤年间,王政君入官(仅十八岁),也仅做了个没有名号的官女。一年后,恰值皇太子刘奭所宠爱的司马良娣患病而死。汉宣帝为使太子顺心,就让皇后选后官没有名号的官女前去侍奉,王政君也被选入其中。太子对选出的官女都没有意,又不好回绝皇后,就勉强应付说:“其中有一个还可以。”当时王政君正好坐在

最靠近太子的位置,又独自身着绛色边饰的长衣,长御就认为太子指的就是她。一次极为偶然的机会,王政君被选出侍奉太子。仅仅春风一度,就幸运的怀上身孕。在生下后来的成帝刘骜后,她的地位巩固下来,虽然一点也不受宠爱,但还是在汉元帝即位后按部就班地进位皇后。公元前33年(汉元帝竟宁元年),元帝驾崩,太子骜即位,为汉成帝,王政君进位皇太后。昔日,一个小小的未央宫女,竟阴差阳错被历史推上了权力的巅峰。以王凤(王政君之兄)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、领尚书事,专断朝政。从此,王氏权势压倒汉刘。汉代大史学家班彪曾说:“及王莽之兴,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,享国六十余载,

群弟世权把持国柄,五将十侯,卒成新都。”可以说成帝即位后,王氏一门十人封侯,“王氏满长安”,势倾天下。如若没有王政君皇后之立,自然也不会有王莽篡权。至原始五年,王莽为篡权鸩杀了平帝,立刚满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。这时,王政君也觉察到王莽怀篡逆之心。公元8年,王莽又废刘婴篡权,国号新,自称是皇帝,虞舜之后。派安阳侯王舜去要回传国玉玺,王政君不肯给他,史家们称之为“妇人之仁”,后经王舜劝说,“乃出玺投诸地,我老已死,知而兄弟今灭族也!”大病一场,永不再听政,可谓对皇权绝望之至。太后84岁那年病逝,合葬于汉元帝渭陵之中。



汉平帝刘衍

## 王莽的女儿:汉孝平王皇后

汉孝平王皇后是王莽之女,入宫成为汉平帝刘衍的皇后,完全出自她那野心勃勃的父亲之安排。孝平王皇后是位文静端庄的女子,知书识礼,虽出身权贵之家,却设有丝毫骄横妒忌之恶习,但是在王莽心目中,女儿只不过是她政治赌博的筹码。王莽用尽心机将14岁的女儿送入宫中。元始四年,王莽把她许配给平帝为皇后,他也顺理成章地成

了国丈,掌握了朝廷权柄。但渐渐长大的平帝却对王莽越来越不满,因为王莽不准平帝的母亲留在身边,还把平帝舅家的人杀光。平帝背地里非常抱怨,王莽得知后,一天,大臣们给平帝上寿,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。平帝没有怀疑,饮后,第二天得重病,没几天就死去。同样还是王莽,篡位登基后,把女儿废为安定公主。孝平王皇后对父亲王

莽的所为十分不满,长期抑郁而病,在宫中默默寡居了15年。公元23年(地皇四年),汉军攻入长安,王莽被杀,33岁的孝平王皇后望着未央宫的熊熊大火,叹息道:“有何面目以见汉家”,自投火中而死。对于她来说,这是唯一的选择,因为给她制造了终身悲剧的不是别人,正是她的亲生父亲,这真是令人悚然的史实。

## 相公庄名的由来与变迁

王广忠



相公庄位于章丘市中部,长白山阳。西去二十余公里,是龙山文化的发源地城子崖。东去四十余公里,是齐国故都临淄城。历史上的相公庄名几经变迁。

相公庄民俗馆

章丘县的地方乡土志书记载,相公庄最早的名字叫崖镇,这是元代以前的事了。

元代,庄内居住的先民是张氏家族。族风崇尚教育,自张仲起,设馆执教。经两代数十年的教化,卓见成效。元成宗大德元年(1297年),张仲孙张斯立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。随后又出多名朝廷重臣、学士,尤其是张养浩,政风清廉,晚年奉诏赴陕赈灾,积劳成



疾,歿于任上。灾民感其恩德,尊呼“张大相公”。政声传至故里,张氏引以为荣,实感光耀,合议将庄名改为张相公庄,以此缅怀这位鞠躬尽瘁的仁臣。

明洪武二年(1369年),王氏、郑氏等先后从山西迁居庄内。此时,原住民张氏,做官的早已携眷移住京城、济南,没走的历经元末战乱、瘟疫,所剩无几。王氏居庄后,受先民张氏重教崇文的濡染,

着力传承,培养王氏子弟为国为民的报负,至明代中叶,已是章丘的名门望族,“科甲累累”,“簪缨连绵不绝”。清康熙五十四年(1715年),王氏子弟王世睿中进士,后任泸州知州,奉诏进藏封王。王氏也有了本族的“大相公”。至此,王氏已居庄三百余年,大概从这时起,约定俗成,人们渐渐省略了庄名中的“张”字,直称相公庄了。后来,几经朝代更替,庄名始终未

变。

“文革”时期,在“破四旧”的社会潮流中,相公庄改作“向公庄”。“文革”结束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,又恢复原称。

溯源而来,相公庄已是千年古镇,历史名庄。方圆十公里内,出现了邹衍、房玄龄、李清照、张养浩等历史名人,多处留下郑玄、赵孟頫、范仲淹、李慎修等文化名人的遗踪。



## 龙山烽火台

于夫



龙山烽火台

在龙山村西巨野河畔,有一座高高耸起的夯筑黄土墩台,上面长满了荆棘蒿草,还有许多树木悬挂在黄土壁上,蔚蔚郁郁,长势大可与泰山悬崖上的青松相媲美之势。土墩椭圆形,高约11米,平均直径约23米,夯土层次清晰,每层约12厘米。墩台的北面,是西河文化遗址,东面是龙山文化遗址,位置恰好与这两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呈“三足鼎立”之势。

在民间,老一辈人给墩台传下来的名字叫“烟墩”。登上墩顶,在草莽覆盖下,有建筑的遗迹,还有一口枯井。不知是历史风雨的冲刷,还是它本来的历史面貌,井与墩壁有穿相通。传说在井中备置柴草和干燥的牛、羊、狼粪,紧急情况时点燃,“狼烟”便从井中升起来了……所以,村民们又把这口井叫“烟井”。

据史料记载,冷兵器时代,这儿是一条古道,是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东夷地区的统治而修筑的。当时辖治龙山这个地方的是一个叫“谭”的小国。有一位谭国大夫还为这条周道写了一首叫《大东》的诗歌,被收录在诗经中,成了济南地区最早的诗歌。诗中这样写道:“周道如砥,其直如矢”。可见这条“国道”在当时的规模了。古时官方对信息的传递,正常靠驿站马递,在十万火急的时候,就是靠点燃烟墩了。也许,龙山的这座烟墩是伴随着周道的开辟而诞生的吧?

历城县志记载(旧时龙山属历城县):自历城“东至章丘县界墩台七,曰八涧铺,曰王舍庄,曰韩仓,曰郭店,曰十里铺,曰龙山,曰平陵城……”实地考察,烟墩的间距基本是“十里一墩”。其它六墩皆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去了,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,惟龙山墩经风冒雨,毅然耸立在这里!

再读唐代杜佑《通典·据守法》,书中对烽火台的记载最为详细:“上建圆屋覆之……屋上置突灶三所,台下亦置三所,并以石灰饰其表里。复置柴笼三所,流火绳三条。在台侧近上下,用屈膝梯,上收下乘。屋四壁开觑贼孔,及安视火筒。置旗一面,鼓一口,弩两张,抛石、垒木、停水瓮、干粮、麻蕴、火钻、火箭、蒿艾、狼粪、牛粪。每晨及夜,平安举一火,闻警固举二火,见烟尘举三火,见贼烧柴笼。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,即烽子被贼所捉。一烽六人:五人为烽子,递如更刻,观视动静,一人烽卒,知文书、符牒、转牒。”

古老的龙山烽火台“建制”与“工作程序”也许如文中所述吧!?

我站在高高的烽火台上,举目四望,南面青山逶迤连绵,北面平原坦荡如砥,巨野河水在哗哗流淌,平陵故垣静卧在田野中。思绪如风,飘得很远,又很近,缥缈的历史烽烟,好像化成了一片片的文字,又清晰可读。就像我对烽火台的认识一样,现在,它不再是一个模糊的画面,而是一个具象的实体耸立在古老灿烂的历史长河之中了。而且就在我的脚下。

这是一座传递历史信息的丰碑。那一层层的夯土,就是层层的书页,上面刻写着记录着属于那一段历史的古老文字。于是,我对脚下这座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黄土墩台肃然起敬了。